

法国 乔治·萨杜尔 著
韩 默 徐继曾 译



卓别林的一生

K835.6152/2

卓别林的一生

〔法国〕乔治·萨杜尔 著

韩 默 徐继曾 译



电影出版社

1980·北京



Georges Sadoul
Vie de Charlot
édition définitive
Lherminier, 1978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卓别林创作生活的传略。卓别林是个天才的艺术家，他所创造的夏夏洛形象，博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和同情。这个逗人发笑的夏夏洛，是冷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的代表，他在使人发笑的同时，让大家清楚地看到他所代表的人们的苦难和不幸。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卓别林随着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认识逐渐深刻，在自己的影片中体现了愈来愈深刻的主题，使影片具有愈来愈深刻的社会意义。本书的中文译本曾两次在我国出版过。这次的译本是根据作者最新的增订本重行校译的。

卓别林的一生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19 字数：210,000

1980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9,300册

统一书号：8061·1433

定价：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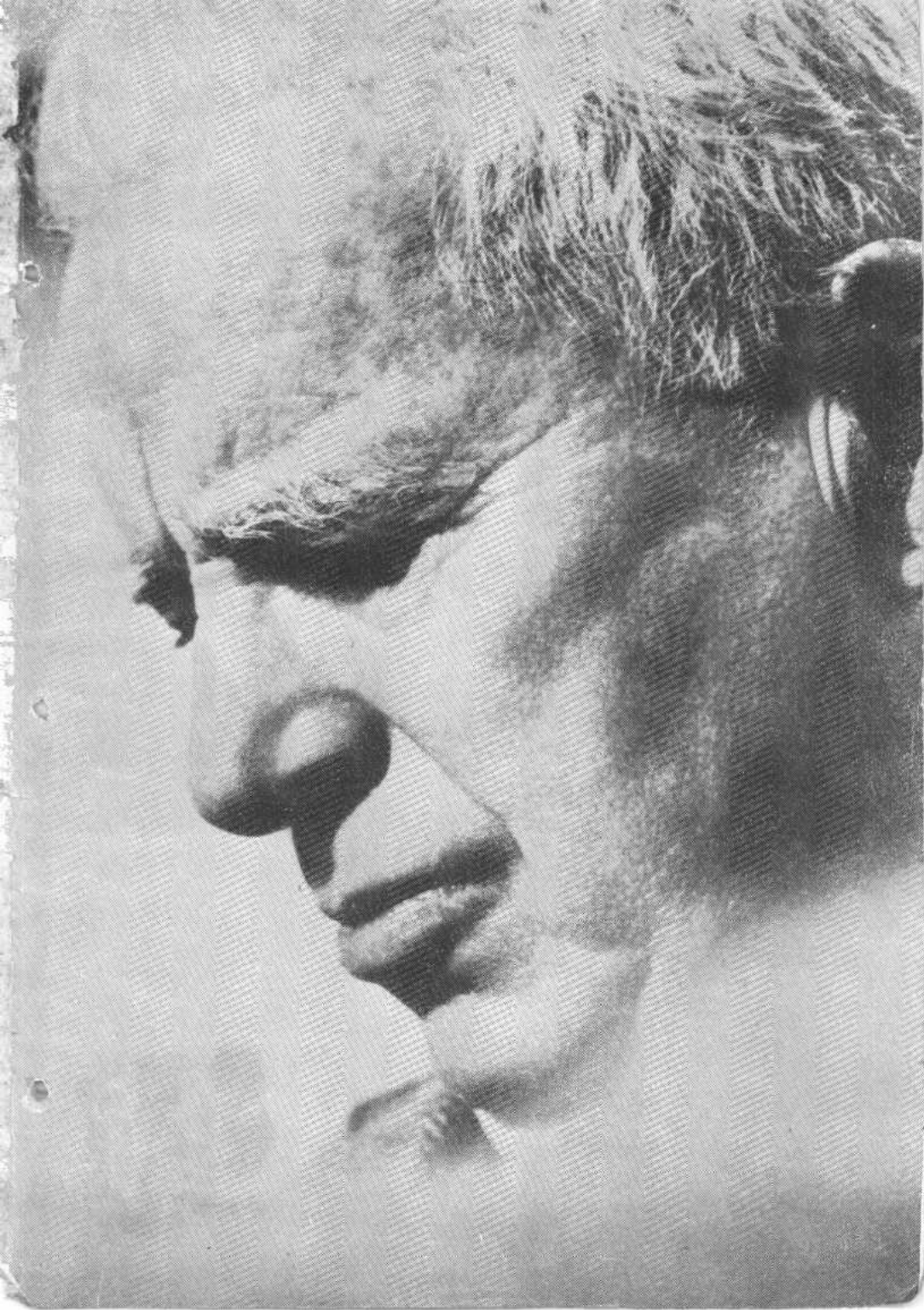
卓 别 林 的 一 生

原 编 者 言

本书初版系由法国联合出版社于1952年印行。五年后经修订重版。本版系二十年后第一次以法文印行的最后正式版本。在此期间，本书曾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

乔治·萨杜尔于1967年9月去世前不久，曾对本书旧版的正文和附录进行了校阅和增补，其内容包括了到《香港女伯爵》为止的卓别林的全部电影生涯。

我们印行这一版本时，一如作者当年的安排，当然不能作任何改动。但是，我们在征得卢塔·萨杜尔夫人同意后，对附录中的生平和创作年表作了增补，加进了从1967年到卓别林去世这一段时期的内容。



目 次

原编者言

笑得浑身颤抖，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阿拉贡 1

第一章	童年……………	(3)
第二章	二十岁的艺术家……………	(15)
第三章	夏洛的诞生……………	(25)
第四章	丑角的惊人报酬……………	(42)
第五章	我们是人不是狗……………	(55)
第六章	查利皇帝……………	(68)
第七章	面对舆论……………	(85)
第八章	在成功的顶峰……………	(98)
第九章	“为自由而战斗”……………	(116)
第十章	一个孤立的人??……………	(136)
第十一章	前进，永远前进!……………	(157)
第十二章	现代唐·吉珂德……………	(178)
第十三章	福祿长享……………	(197)

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他的影片和他的时代(年表) (212)

笑得浑身颤抖，又止不住

眼泪直往上涌

在一个圣诞之夜，查利·卓别林溘然长逝了。这终久是要到来的，不是这一夜就是另一夜，谁也不能例外（对于每个人都会要到来）。当我写作大概是人们为他而写的第一首诗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由路易·德吕克发表在一本宣传性的杂志《影片》上。我的同辈人了解夏尔洛，当时人们轻蔑地把这个名字译作查利。当一个妇女想要在美国的法庭上玷污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替他辩护。这篇文章带有我年轻时代的全部激烈情绪。这是二十年代的事情了……他给我写了大约三行字对此表示感谢。有一些事情使人终生感到极大骄傲，这件事就是如此。在这件事情以后很久很久，他来到了巴黎，带着他的妻子奥娜，对她来说，这是第一次巴黎之行。查利邀请我妻子艾尔萨和我共进晚餐，还有波兹内夫妇，他们是在美国认识查利的。对不起，还有毕加索。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二人见面时相互交换的那种目光。饭店门前聚集着潮水般的人群和一大队警察，旺多姆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你们想想看，直到午夜过后我们才能和这两位名人平安地走出饭店。我们放出风来说查利和毕加索早已偷偷地溜走了。啊！赛纳河左岸的这次漫步，这是一个阴暗的夜晚，在空荡荡的狭窄街道上，我们的远方来客寻找法朗索瓦·维戎^①的影子。随后，毕加索让我们上他家去，你们

① 十五世纪法国诗人。

知道，就是那个奥古斯丁阁楼……正赶上停电，夏尔洛对奥娜说小心……地上有许多画，有的靠墙立着，有的互相支撑着……他对奥娜说：“小心点，你刚才在一百万美元上踢了一脚……”说得奥娜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点上打火机，人们才看清，说的是一幅塞尚的画，幸而没有踢坏，没有。

但是，需要谈谈那些影片时，该当怎么说呢？这些影片曾经象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光明，是整整一个世界，也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可怜的人们和大恶棍，《寻子遇仙记》中的儿童时代，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大独裁者》……我不知道可曾有过一个人有他那样的眼睛，能使我们同时看到最丑恶的灵魂和最温柔的目光。有那么多的事要说，到头来，有那么多的事我们只好不说了。要表达比凡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更深透的东西，文字就显得贫乏了，……卓别林、马蒂斯、艾吕阿德、毕加索……他们是令人难忘的人，在我们之后很久，将继续为那些在世界的奇迹面前睁大了眼睛的人们所梦想，对他们来说，一部被遗忘的旧片子在里弄的小影院里放映时，也许会比学习与科学更能让未来的孩子既笑得浑身颤抖，而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

阿 拉 贡

第一章 童年

在兰倍斯的童年——双亲——贫困——在游艺场初上舞台

那个在大马路上独自行走，头上戴着圆顶帽，手里拿着手杖，脚上穿着过于肥大的短靴，走起路来象鸭子一样的小矮个儿，第一次和世人见面是在1914年2月28日。夏尔洛的天才的创造者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在1889年4月16日生于英国伦敦，而不是象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卓别林自己也没有辟过谣)，生于法国的枫丹白露。

查尔斯·卓别林诞生时他父母住在肯宁顿路287号，这所房子至今还安然无恙。有人常把肯宁顿和伦敦的以公园和博物馆闻名的肯新顿区相混，那是不对的。肯新顿是个繁华区，而肯宁顿恰恰相反。

这是一所砖砌的房子，上面没有钉什么纪念性铜牌。一扇乡村风味的大门掩映在一丛针叶树里。一个极小的园子，一条石子路通向正房，房门前有四级石阶。一楼有两扇窗，三楼有三扇又高又大的窗，二楼有两扇矮窗，顶楼上有天窗，两间地下室各有一扇“英国宫廷式”的窗子，大门上还有一只信箱，门铃倒装了两个。这种房子是一式三十四幢，都是维多利亚女皇初期建造起来的。在1889年时，这所房子里已经住了好几家房客。

如果房子的正墙没有被煤烟熏黑的话，第287号房子也许会是很惹人喜爱的。但是，煤烟熏黑了肯宁顿路的这三十四幢房子，同样也熏黑了肯宁顿区、兰倍斯区、克拉弗姆区和开倍威尔区的许多跟它们大同小异的房子。这些地区就是大伦敦的平民区和郊区。这类彼此都很近似的小房子是在十九和二十世

纪象雨后春笋似地成批建造起来的。

在1889年，也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皇、印度女皇维多利亚的显赫统治的第五十二年，肯宁顿路的这所房子是一对飘泊的喜剧演员的棲身地。

老查尔斯·卓别林认为根据名字来看，他的祖先是法国人。他的祖辈是新教徒，在圣巴托罗缪屠杀日^①后离开巴黎。老查尔斯是个“领衔歌手”，曾在英国、英国各属地、美国、甚至法国，以唱怪腔次中音名震一时。他的妻子哈娜·希尔出生在一个半爱尔兰、半西班牙血统的小康家庭。她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家庭，换了莉莉(或弗洛伦斯)·哈莱的名字，在有名的吉尔伯特—萨利文歌剧团里当舞蹈演员，跑遍了整个大英帝国。她和她的第一个丈夫(一个编书人)生了三个儿子——居伊、威勒和西德尼；只有最后一个是归她抚养的。她和老查尔斯结婚后，便在英国各游艺场里合作演出滑稽二重唱节目，很受听众欢迎。

当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在287号小房子的狭小的园子里蹒跚学步的时候，严重的不安开始侵袭他父母亲的小康家庭。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生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郊区的大街上行进着无尽的失业者行列，他们的示威游行使特拉法尔格广场发生骚动。小查尔斯诞生的那一年，码头工人仍在继续进行着开始已久的大罢工。在肯宁顿的十字路口，救世军的乐队和赞美诗吸引住了这个小孩子。他是否听到了教友们引用他们的领袖波士“将军”的话：“伦敦三分之一的人民所过的日子还不仅是贫穷两字所能形容的”呢？

究竟是因为游艺场在郊区卖座不佳，老卓别林才有了喝酒的嗜好呢，还是因为他太爱喝威士忌，才落到找不着职业的地

① 圣巴托罗缪屠杀日是指1572年8月24日法国天主教派对胡格诺派发动大屠杀的那一天。

步呢？这两种说法并不互相排斥。也许这就形成了这位滑稽次中音歌手无法摆脱的一个恶性循环。在1894年初小卓别林才五岁的时候，他就上台代替他母亲跟他父亲合作演出滑稽二重唱。但当时老查尔斯处境已很困难，而他的身体又很坏，后来别人就替他组织了一次福利演出。

老查尔斯亲自到他常去的以号角作商标的酒店里去推销票子，他对一个经营殡葬生意的商人说：“买我一张票吧。我们彼此都是好主顾。今年你已经安葬了我家里好几口人，不久就会轮到我了。”

几星期以后，老查尔斯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座位在塔米斯区面对着英国国会的大医院。在三月的一个夜晚，小查尔斯站在西敏斯桥上，长时间地凝望着明亮的病房窗子，里面躺着他的垂死的父亲^①。

哈娜·卓别林在她丈夫死时是三十岁，她把两个最小的孩子留在身边。她丈夫临死前的一段时期里，全家生活已非常困苦。她再不能在歌剧院或游艺场找到工作。积蓄本来就很少，不久就全吃光了。家里已经不只是贫穷，而是沦于苦难的境地了。正如卡弗洛在《舞台生涯》里所说的：“如果说贫穷不是罪恶的话，苦难便是罪恶了，因为它叫人堕落……”

兰倍斯区是伦敦右岸萨雷区的一部分。《贝德克游览指南》上说这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区，名胜比较少”。有钱的旅行家读了这本游览指南后，也许会把巨大的跳蚤市场——喀里多尼亚商场、码头和仓库，甚至把兰倍斯大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现过一种有名的《兰倍斯大道》舞）的起点兰倍斯街都当作名胜呢。

兰倍斯或肯宁斯，和有名的白礼拜堂区、石灰屋以及伦敦

① 此处关于老卓别林的叙述与本书附录的年表明显不符。可参看年表1890至1899年各节。

的各个贫民区一样，是所谓“伦敦下层人民”（Cockneys）的聚居地，也就是那些把字读走了样的劳动人民的家园。他们把“Infante de Castille”（喀斯提尔王子府）读做“Elephant Castle”就成了“象堡”了。他们把以“伯利恒”为名的疯人院起了个外号，叫做“培德朗”（Bedlam）^①。这“象堡”和“培德朗”就是兰倍斯附近最有名的名胜了。

查利·卓别林在1921年和1931年曾先后回到他度过童年时代的这个郊区，来看看这座住着非常穷苦的人们的破旧大房子。他曾经在这条陋巷里生活过。看到了这座房子，他想起当年他母亲开始过寡妇生活时的情形。

“我的母亲就在家做活。她日以继夜地蹬着缝纫机，然后把活计带到城里去。每缝一打上衣的衬里可以获得一个便士的报酬。她挣的钱勉强可以够我们糊口，这样怎么还能付得起房租呢？我们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两个床垫、三张稻草衬垫的椅子和几只装着破旧衣服的空瘪箱子装上一辆大车，出去找另外一个安身的地方……”

查尔斯·卓别林在1921年也曾去凭吊一座漏雨的、灰色的军营似的房子。他注视着三楼的一扇破裂的玻璃窗。

“在上面这间屋子里，贫和病搞垮了我的母亲。有一天晚上，我和我哥哥西德尼从街上回来，发现家里没有人了。旁的孩子告诉我们，我们的母亲下午挨家去敲门。她对邻居们说：

‘拿着，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好礼物。’她手里拿着的是一块煤……结果别人就把警察叫来。后来来了几个护士，把她带上他们的车子……”

卓别林没有说他的母亲究竟是被送到“培德朗”呢，还是被

^① Bedlam一字含有疯人院之意，系取“伯利恒”（Bethlehem）一字的谐音。

送到其他疯人院去治疗她的精神错乱症。在几天之内，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就只能靠乞讨或者抢夺过日子了。后来又来了——一辆车子把这两个孩子带到汉威尔孤儿院。

在这四堵黑色的高墙里，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家收容着弃儿（象奥列佛·特威斯特这样的孩子）。查尔斯象个可怜的童年囚犯一样，在这个工作场里被足足关了十八个月。

母亲病好了，出了医院。她把两个孩子带上鲍那尔巷三号的一个难以容身的阁楼里，可是在孩子们眼中，它却有着爱和自由的美丽色彩。无所依靠的孩子又开始在兰倍斯的街上徘徊。

六十年后来访问这个地区的人会发现，卓别林小时候居住过的街道和房子现在已变得相当漂亮了。在却斯特街，当年正对着卓别林家的窗子的一个大垃圾堆已经没有了，1938年在这里兴建了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里，人们已经把“象堡”周围的十八世纪风格的建筑改造成式样浮夸的住宅区。

五十年来，这个地区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这里离伦敦最繁华的皮卡得利广场才十分钟的路。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房子也已油饰一新。鲍那尔巷三号的大门被新漆成橄榄绿，五个窗子上都挂有颜色鲜艳的布幔，给人一种奇特的小旅馆的感觉。哈娜当年住过的小阁楼里今天住着一位艺术家。

肯宁顿路 287 号的房子风采依旧。它的对面现在有一家名叫“格拉那达”的电影院正在上映美国宽银幕影片。

但是，当你从大街上拐进一些小胡同时，年轻时代的卓别林在兰倍斯区所见的悲惨景象便立刻完全展现在你眼前了。极度的贫困笼罩住艾利诺广场（建于1818年）、龚杜尔街、托帕兹街、曲折的（也是著名的）兰倍斯大道，而尤其是洛拉德街，这条街的名字使人回想起中世纪的异教。……

在1945年遭受过飞弹轰炸的废墟上，现在搭起了一座用杂

色木板钉成的学校和几所纤维水泥板的“临时”房子，里面经常住满了贫民。在空地上，十来个孩子在乱蹦乱跳，又笑又哭，躲着警察或学监，从这些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当年的卓别林。

在南方铁道公司的电气火车桥下面，处处断垣残壁的古乐园街整个浸没在苍茫的暮色中。在昏黄的夜空里，西边是西敏寺的两座钟塔，南边则是煤气站的巨大的银灰色储气罐。

嘴里衔着纸烟的老妇人把空奶瓶放在她们的黑糊糊的房子门前。年轻的姑娘都脸色苍白，行动迟缓，打扮得过分浓艳，装饰得全身叮噔作响。面有菜色的工人在可怜的小饭店里吃可怜的饭菜。一些穿黑布紧口裤的青年人，吵吵嚷嚷地走过，他们是兰倍斯区的凶煞神。三个女人嘁嘁喳喳地谈个没完。有些青年人的脸是亚洲型的或非洲型的，但夹杂着高卢人或苏格兰人的特征。这里到处都是重浊的伦敦口音。

再看看威克街，这是著名的《安乐街》的原型（警察夏尔洛在这条街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过社会秩序）。象这种地方在这一区里有十来处。在兰倍斯的小胡同里，到处找得到那个聪明的小人物用来击垮恶霸的那种煤气灯柱。

这里的酒店名叫“羽毛”、“白心”、“玫瑰与皇冠”等等。一家名叫“肉片和鱼”的酒店放出一股熟油的恶浊臭味。里面走出一个青年人，跨着“夏尔洛式”的步伐，另一个不知道由于战争还是干活而残废了的男人，撑着两根镀镍的拐杖，也跨出了酒店。

他俩走上洛拉德街，拐进阴暗的肯宁顿路。这两个朋友站在人行道上分食着包在报纸里的一条油炸鱼……在他们后面，一个褐色皮肤的男孩子和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孩子，站在鲍那尔巷的破烂的平台上，凝视着他们。一盏全新的街灯突然在他们头顶上发出了光亮。

这片景象、这些人物反映了查尔斯·卓别林自己所终生难

忘的童年时代。这个成年人在1943年写给遭受希特勒匪帮轰炸的故乡居民的慰问信里，还能历历在目地叙述他童年时代的情景：

“我将永远记得兰倍斯，永远记得我曾经在里面度过童年生活的鲍那尔巷三号阁楼的那间屋子。当时我为了倒脏水而在那三层楼梯上不停地爬上爬下的情景，现在依然在我的眼前。查斯特街上的杂货商赫莱，现在也好象就在我眼前；我那时常去买十斤煤和一便士蔬菜。我还记得卖肉的华松，在他那里花一便士就可以买些剩肉；我也记得杂货商亚尔，花两个铜子儿就可以把手伸到他铺子里的一只盛满零碎糕饼的箱子里去拿点吃吃。一切都在我的记忆里，我离开了的兰倍斯，它的苦难和它的肮脏……”

一到晚上，哈娜·卓别林就在她的肮脏的小顶楼的地板上铺上一个床垫，那是她两个儿子的床。查尔斯·卓别林是十岁，他哥哥西德尼是十四岁。西德尼上过一期航海学校，当时正要去当电报生。西德尼的回忆证实了他弟弟所说的话。他写道：

“我们住在一间可怜的屋子里。我们经常没有吃的。查尔斯和我都没有鞋子。母亲有时脱下她的靴子，我们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穿上她的靴子，跑出去领救济汤，把这一天里唯一的一餐饭带回家。

“警官时常根据英国的法律，来拿走我们的可怜的家具，只留下一个床垫。当我们的母亲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时常就睡在街头。

“我们那时就吃些从市场水沟里捡出来的水果和蔬菜，睡在公园的长凳上或者广场里。查利成了一个专家。他把垃圾堆里捡来的木头和软木塞做成小船，卖给旁的孩子，挣一个便士……”

卓别林的某些敌人——某些演员和新闻记者，看到他这“饥

寒的历史，冰冷漆黑的房间和破玻璃窗的顶楼的历史”，竟引为嘲笑的资料。由于天赋的聪明，小查利从六岁起就能免于冻馁了。这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当西德尼和查利到了能够跳舞和哼唱歌词后尾的叠句的岁数，哈娜·卓别林的剧场老板居然大发善心，给了他们一些演出的酬金——两个孩子都还不到六岁，就先后登台演唱了。可是，难道人家会每晚给他们一个先令？并且他们也难得有机会上一次台。

哈娜靠做针线活，让查尔斯有机会上赫恩男校去念了十八个月书。他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后来，两兄弟喜出望外地在一个巡回剧团里找到了几个月的临时工作，每周可得六先令的工资，他俩在剧团里什么都做，包括演奏乐器、摆弄布景、收票、跳舞、唱歌……

这种反映了1900年伦敦贫民区的凄惨情况的残酷现实，却也不是毫无温暖和诗意的。

孩子们的温暖是从母亲那儿得来的。查尔斯·卓别林最初获得的深厚的爱情就是来自他的母亲，他始终忠实于母亲的爱。他把他自己的成就首先归功于他的母亲。

“她是我所见过的演员当中最富有表情的一个，”他写道。“就是在观察她的时候，我才不仅学到了怎样用我的手和面部来表达感情，同时也学到了研究人物的方法。她在观察人物这一方面有着非凡的天才。

“当她瞧见比尔·史密斯早晨下楼上街去的时候，她在窗口瞧着他，对我说：‘你瞧比尔·史密斯，他走起来好象脚步挺沉重。他的皮靴没有擦亮，脸上有怒容。我敢打赌，他准是和老婆打了一架，咖啡也没喝，面包也没吃就出来了。’

“一点不假，当天我就听说比尔·史密斯果然和老婆吵过一架……”